

到楼外楼工作

我叫韩阿富,191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户贫民家里,15岁时父亲送我去城里一家小酒馆当学徒,后来我在杭州许多饭馆里帮过工、烧过菜,有时还去一些达官贵人、土豪劣绅、资本家家里操办红白喜事等。解放前,当厨子是个低人一等的受气差事,稍不注意惹恼了客人,挨罚事小,还可能丢掉饭碗。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些“下人”获得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老伴儿在劳动路开了家小饭馆,我负责烧菜,老伴儿既当老板又当跑堂。1953年初的一天晚上,有位公安干部光顾了我家小店,饭后很亲切地和我们夫妻俩聊了家常。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这次不是来吃饭的,而是要介绍我到西湖孤山边上的楼外楼菜馆当厨师。楼外楼是杭州有名的大菜馆,能到那里当厨师是我们这些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当时我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介绍我去楼外楼工作的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的曲琪玉局长。

能到楼外楼工作,对我来讲已经是件天大的好事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能够十分幸运地走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厨师,并且一干就是20多年,其中的故事耐人寻味,令人难以忘怀。

给毛主席做饭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3年年底,那一年毛主席来杭州视察工作,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的丁家山下,属于西湖公安分局的辖区之内。此地曾是晚清举人刘学询购建的一处庄园,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人民政府接收,毛主席来杭州前临时腾出作为接待用房,毛主席在此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当时楼外楼的姜松龄经理找我谈话,说是分局领导决定派我去刘庄为北京来的中央首长服务,具体服务的是谁,领导没说。那时我们有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刚到刘庄时,我在后厨给北京来的李锡吾、廖冰夫两位同志打下手(帮厨),他们是毛主席的厨师,刚去时我并不知情。一天上午,李师傅听说我在楼外楼菜馆会烧鱼,就让我到西湖湖边的鱼笼里捞鱼,中午给首长做鱼吃。早饭后,我正站在水里忙活,有一群人沿湖岸的甬道走来。只见走在前面的人个子高大,面容慈祥,气度不凡,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那人看见我站在水里,就走过来问:“同志,你在干什么呀?”听他讲话的口音很重,我心想,这人是谁呀?这么眼熟。一时竟忘了回话。旁边随行的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我说:“主席问你话呢!”“主席?这就是毛主席吗?”我这才想起了毛主席



的画面。是他,这正是毛主席呀!我使劲甩甩手上的水,紧张地回答说:“我在捞鱼。”主席说:“注意,不要掉下去啊!”我说:“没事,水不深。”主席又问:“你是哪里人呀?”“绍兴人。”“哦,你是鲁迅的老乡嘛!”周围的人听后都笑了,随后主席带人继续散步去了。目送着主席的背影,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毛主席呀!”那天晚上,我一点儿都没睡意,回想着白天的情景,没想到毛主席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也就是那天中午,我第一次精心给主席烧了一道杭州的地方名菜西湖醋鱼。从那以后,主席

我给毛主席当厨师

在杭州期间,我经常为他们烧菜吃。大概是北京来的领导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吧,后来决定调我进京专门为毛主席做饭。

从中南海开“小差”回家

1954年春,曲琪玉局长亲自找我谈话,向我传达了组织上调我到中办警卫局工作的决定,任务是给毛主席当厨师。又过了些日子,我和江青等人一起到了北京中南海。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的心里产生了矛盾,能在主席身边工作,自然觉得很光荣,可初来乍到,环境不熟,人员不熟,北方的气候干燥,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最主要的是中南海工作纪律十分严格,没事也不能随便外出。由于种种不适,加上想家,在主席身边只干了二十几天我就不想干了。一天,我找到时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他谈起我要回杭州的想法。他听后耐心地对我说:“我个人还是希望你最好留下来,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商量解决。”我说:“没什么困难,就是待不惯,还是让我回去吧!”他见我执意要走,也就没再说什么。就这样,我从中南海,从毛主席身边开了“小差”,悄悄地回到了杭州。

回杭州后,我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单位来人把我叫到了西湖公安分局的会客室。曲琪玉局长一见我就严厉地问道:“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北京的气候太干燥,我实在待不惯,平时也没有大米

吃。再有,我母亲刚去世不久,家里还欠人家50块……话没说完,曲局长就气愤地打断我说道:“什么待不惯?我看你就是考虑自己的事太多了,贪图安逸,不顾大局。革命者应该四海为家,哪里需要哪里去,党叫干啥就干啥……”

从曲局长那儿出来,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过了些日子,我只好鼓起勇气,硬着头皮主动去分局见曲局长,当面向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曲局长听后表示接受我的检讨,还批准财务科给我补助了50块钱,让我回家等候通知。后来,经他请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同志与中办警卫局汪东兴局长联系,两个月后又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回到了毛主席身边,继续为他老人家做饭。当时在主席身边做饭的其他同志见我回来了也十分高兴。

毛主席的饮食习惯

退休后我和程汝明(毛主席的厨师之一)到南长街北口的泽园酒家当“业务指导”。每年我们这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要到这里聚会,有时候李敏、李讷也来,我和老程亲自下厨为大家烧菜,大家称之为“毛家菜”。

给毛主席当厨师,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刚开始,主席和江青在一起吃饭,有的东西江青爱吃,主席不爱吃,有的东西主席喜欢吃,江青却不要。江青本来是北方人,不知怎么养成了南方人的饮食习惯,大概年轻时在上海待的时间较长的缘故,她不吃葱姜、蒜等刺激性的食物,而主席却特别喜欢,如果饭桌上没有辣酱和蒜泥一类的东西,主席就会说菜没有味道。我是给毛主席当厨师的,当然要把主席的饮食摆在首位。因此,烧菜时充分考虑到主席的口味,有时还要单独给主席做几道菜吃。江青见了就不高兴,有一次她进厨房对我说:“韩师傅,你给我们分家啦?”我当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好在那个年代她在党内没啥职务,不像“文革”时期那样厉害。

我们这些厨师都知道,主席的饭好做,他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要搞坏了他也会提醒我们注意。有一次,我给主席烧菜盐放多了,他把我叫去问:“你这个师傅姓什么呀?”我不知道啥意思,回答说:“主席,您忘了,我姓韩呀!”主席说:“我看你这个师傅不姓韩,叫你成师傅吧!”我这才明白白菜做咸了。主席爱吃辣子鸡丁,还爱吃鸡头、鸡爪、鸡脖子。有一次我给他做了只鸡,把鸡头、鸡爪子去了。菜端上去后,主席一看故意问道:“这只鸡怎么没头没脚啊?”端菜的同志说:“这些东西都让韩师傅给去了。”主席笑着说:“该不是韩师傅自己吃了?”从此以后,我再给主席做鸡都是整只的。主席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吃杭州的“叫花子鸡”,高兴时就说:“告诉韩

傅,今天来只叫花子!”

主席不喜欢吃海味,海参、鱿鱼这些高档菜他都不爱吃。相反,对猪下水、泥鳅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倒是情有独钟。主席爱吃红烧肉,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他还爱吃猪肚,特别是猪肚头,比较厚,做好了还是脆的。水爆肚丝他也爱吃,烧好后要用碗,不能用碟和盆盛菜。

主席喜欢吃小鱼。在玉泉山暂住时,我有空就跑到围墙外面的小河沟里捞些小鱼给主席烧菜。河沟里的鱼,大的不过手指头粗细,用面滚一滚,放到油锅里一炸,再放些辣椒面和食盐,主席吃得可香了。白条鱼鲢鱼,他都吃小的。主席对鱼头也很感兴趣。有一段时间,外地给中南海送了胖头鱼,我们养了几条,专门给主席做鱼头汤吃。主席还喜欢吃炒“龙肠”,也就是炒大青鱼的肠子。泥鳅也是鱼类,有一次,主席说他想吃鳅鱼,我当时不懂什么叫鳅鱼,后来才知道是泥鳅。别看我为主席烧了多年的菜,还真没做过泥鳅。我把买来的活泥鳅先用开水烫死,不去肚肠,直接下锅用油炸,主席吃得特别高兴。主席不爱吃大虾,也不爱吃虾仁,偏爱吃河里捞上来的小虾米,而且吃法也比较简单,同萝卜丝一起烧着吃。有好几次我给主席烧小虾,他很高兴,每次都夸奖我烧得好吃。我心想:这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呀!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毛主席晚年,有一次,我给他做米粉肉,他吃了个干干净净。第二次给他做了六块,他又全吃了。!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跑来对我说:“韩师傅,主席说你太小气,舍不得给他吃肉!”我说:“这些已经不少了呀!”吴护士长说:“我看你还可以适当再加一点。”后来,我给他做米粉肉,总要做上二十几块。

有一段时间,主席住在钓鱼台,我们也过去为他服务。一天,我正在厨房做饭,主席走了进来,见我就说:“我来看看韩师傅烧菜。”我忙停下手里的活说:“主席,这没什么好看的,您快去忙吧!”他抽抽鼻子说:“做什么菜呢?够香的。”我指着锅里说:“那是葱味,菜还没烧呢!”他笑着说:“你很辛苦,要注意休息。”我说:“为主席服务,应该的。”

毛主席关心我们厨子的事有很多。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给主席做饭,天气太热,又没空调,餐车厨房的温度有40多度。我只穿了条短裤,光着膀子,肩上搭了条毛巾,汗流浹背地忙。没想到主席会忽然推门走进餐车的厨房,他一进来就说:“这里怎么这么热呀?”我见主席来了,忙走过去堵在门口对他说:“请主席赶快出去吧,这里太热了。”主席说:“是太热了,你们可以轮流出去休息,凉快一下再干,你最好把衣服穿上。”在场的同事都笑了。(据《百年潮》)

肯尼迪“对决”尼克松：首场电视辩论改变美国大选

1960年9月26日19时30分,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人尼克松从停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面的一辆“奥兹”牌汽车上走下来。他的总统竞选对手、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15分钟后到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避免两位政治人士出现不利摩擦。

执政经验败于形象

尼克松因左腿膝盖做了外科手术住院治疗,当时他发着烧,情绪不好;更糟糕的是,他做手术的那条腿还撞到了车门。他完全可以不微笑,毕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主角之一。这场辩论吸引了6500万至7000万人观看,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40%。

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二把手”尼克松执政经验丰富,他准备了一连串的成功向民众展示。肯尼迪似乎面带微笑轻盈地沿着连接停车场和第一工作室的走廊小跑。几周来,肯尼迪为了竞选活动在全国东奔西走,北方夏季季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呈现出古铜色。在主持人霍华德·亨特的主持下,肯尼迪“像是一名即将接受嘉奖的运动员”。事实也如此:经过这场辩论,肯尼迪最终以49.72%的支持率战胜尼克松。

1960年每位总统候选人拥有的8分钟时间似乎显得相当充裕但对候选者智慧的要求似乎也达到了极致。美国历史学家康曼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我们希望这样的电视辩论从未来的总统竞选中移除。”

“当前这种电视辩论的模式会损害公众的认识,最终损害整个政治进程。美国总统这个职务过于伟大,不能被这种技术手段糟蹋。”康曼格说,在电视上,每位候选者都应有机会谈论其准备说的任何一件重要事项,其他人不应对其施加时间限制。

电视辩论产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效果,那便是通过电台收听辩论的记者和政治人士都认为尼克松会获胜。参议员多尔——30年后将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我在去堪萨斯州林肯旅行的途中通过电台收听了辩论,当时我认为尼克松表现得相当好。但第二天我看了录像带……不太看好他。肯尼迪年轻,口齿伶俐……打败了他!”

美国政治历史学家怀特在其著作《总统的诞生》一书中描述这个节目时说,肯尼迪“沉着冷静”的外表与尼克松“紧张,几乎是害怕,无时无刻不皱着眉头,有时脸色苍白得像是病人”的外表形成鲜明反差。怀特描述尼克松时说道:“当晚一切可能变糟糕的事都变糟糕了。”相反,肯尼迪从未显示出慢性疼痛在折磨他的样子——他做了4次脊柱手术,他表现出了一个警惕、微笑、自信的人该有的态度。

电视成为政治工具

肯尼迪还具有妆容上的优势:虽然他拒绝化妆,但同意其个人团队中的一位艺术家为他改善皮肤状态。而受肯尼迪不在乎态度影响的尼克松,拒绝进行任何修饰。

“我试图向迪克(尼克松)解释他皮肤的某些特点使其看起来几乎透明。”尼克松的媒体顾问罗格斯对《总统辩论》一书的作者施罗德说,“虽然他说‘我不想化妆’时十分潇洒,但他确实需要化妆才能让我们拍摄一张可以接受的电视照片。”这位共和党人的淋漓大汗也没有派上用场。

施罗德形容尼克松团队持“宿命论”态度。肯尼迪团队则注视着灯光照在其黑色西装——尼克松的灰色西装与墙面背景颜色相差不大——上的细微色彩,还派一名助手去酒店寻找另一件外套。

如今,那场辩论被视为政治的转折点:如果说以前权力的争夺者必须握手并亲吻婴儿的话,那么从那时起,他们就必须要变得上相。

施罗德写道:“电视辩论前,很少有选民能亲眼看见候选者。选民阅读与候选者相关的文章,在报纸上看他们的照片,在电台听他们讲话。”“大辩论标志着电视通过大门进入总统政治。”埃丽卡在《电视百科全书》中写道,“大辩论让选民第一次有机会看见参与竞选的候选者,视觉反差相当大。”

就这样,卡特“对决”福特、里根“对决”蒙代尔、奥巴马“对决”麦凯恩以及特朗普“对决”希拉里的电视辩论,在未来一展开。作为民主的戏剧化转变,电视——如同今天的社交网络一样——成为强力的政治工具,以至于任何真正渴望得到权力的人都无法离开它。

(摘自《新华社》)

抗战时期,日寇夜袭兰州城



纪录片《兰州空战》剧照——轰炸兰州的日本轰炸机

抗战时期,发生在兰州的大空战是极其惨烈的。当时的兰州,作为内陆城市,虽然是省会,且是西北国际交通线的枢纽,但城市建设却比较落后,大部分为土木建筑。因此,日寇飞机轰炸兰州时,多投掷燃烧弹(燃烧弹),在日寇炸弹冲击波,燃烧弹烧毁下,房舍过半被毁。尤其是1939年12月下旬的三天轰炸中,每天百余架日寇轰炸机轮番轰炸,兰州城内一片火海。

亲历者曾回忆:一大早警报声就响个不停,这次还是从西面飞来的,分了三拨,保持着完整的队形,前头九架,中间八十多架,剩下的在最后。那可真是铺天盖地而来,把太阳都遮住了。日本飞机从西关开始轰炸,一路往东稍门、飞机场轰炸过去,先是燃烧弹,接着是炸弹,现场惨不忍

睹。日寇飞机不仅白天轰炸,还曾经夜袭兰州。据当年亲历者的回忆,1939年11月27日,日寇飞机首次夜袭兰州。这次轰炸却颇有戏剧情节。

据当时报纸报道,第一次夜袭兰州,日寇出动了七十多架轰炸机,分六批,分路袭击,目标都指向兰州。日机六批大体如此:首批十五架,第二批十二架,第三批九架,四批十二架,五批十二架,六批十二架。日寇分批出击的原因,可能是当时飞机夜航性能不好,大机群出动,为避免相互之间发生刮擦碰撞。此外,分头行动,也容易避开中国防空部队的瞭望哨。

日寇首次夜袭,尽管分头行动,配合也不好。有的没有找到目的地,有的轰炸了靖远。据说,靖远城外,有几个脚户,天冷

难耐,在路边烤火,结果被日机当做了轰炸目标,十二架日机对他们的火堆,轮流轰炸。

只有最后一批十二架日机赶到了兰州。抵达时正好是半夜,日机轰炸机群从西南方而来,夜空中发动机的声音,隆隆如雷。有人凭经验判断,这是日军轰炸机在一两千米的高空盘旋。晚8时,兰州城内就发出防空警报,10时许,兰州城内防空警报升级为紧急警报。

当晚12时30分,日寇轰炸机开始投弹。由于是夜晚,兰州市区早已施行灯火管制,极大地制约了日寇轰炸的命中率。日寇轰炸机以黄河为参照物,对黄河两岸的城区民宅,进行了猛烈轰炸。兰州城内的东大街、皖江会馆、山陕会馆、贡元巷、横街子、庙滩子,黄河对岸的河北医院成为其重点轰炸对象。

此次夜袭,日寇轰炸机投弹四十多枚,炸毁及震塌房屋三百余间,炸死平民10人,伤11人。次日凌晨3时,空袭警报解除。

此次,西北复杂地貌迷惑了日寇。后来,为了确保航线正确,日寇飞机多采取月光明亮的夜晚突袭,这样借助月光,能够观察到地面参照物。幸运的是日寇飞机夜晚轰炸,多以黄河为参照物,不少炸弹弹到了黄河中。(摘自《兰州晨报》)

展现城建风采 建设美好家园

——济阳区“城建杯”主题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济阳区城乡建设事业迅猛发展,老城区拆迁、棚户区改造成绩显著,齐鲁样板村、美丽乡村建设卓有成效,城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为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形象生动地展示全区城乡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结合正值开展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共济阳区委宣传部、区住建局、区文联联合举办“展现城建风采,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摄影展活动。用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济阳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您独特的视角,讲述在城市建设中的真情故事。

一、活动宗旨: 一张图片,记录一段历史;一张图片,展现一

种精神;一张图片,诉说一个故事;一张图片,书写一份感动。

二、活动主题: “展现城建风采,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摄影展

三、征稿细则 (一)征稿时间:自发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前。

(二)征稿对象:济阳区内、外各界喜爱摄影人员皆可参加。

四、征稿内容: 1.城市建设类 展示济阳区城市建设时代特色和人文精神的外部环境及内部设施的摄影作品。

2.物业管理类 颂扬区物业人员爱岗敬业、服务居民的崇高职业操守及反映构建和谐物业、创建一流物业工作的摄影作品。

3.棚改旧改类 展示济阳区城市的老街区、老建筑、老树木、棚改旧改、新居入住的摄影作品。

4.美丽乡村类 展示济阳区村镇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的摄影作品。

五、征稿要求: 1.参赛作品必须原创,内容主题突出,黑白彩色不限,投稿作品数量不限,单幅、组照均可(组照每组4—8幅)。

2.作品一律以电子文件形式投稿,长边不得低于2048像素,文件不小于2M;采用JPG文件格式,以“类别+作者名+作品名”进行命名,且注明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如有必要可结合作品配100字以内简短文字说明。参赛作品概不退稿。

3.此次摄影展,主办单位将邀请有关摄影专家对投稿作品进行评选。本次比赛采取分次评奖方式,每月评选出月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年底前在所有参赛作品评选出总决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

4.活动主办方不承担因参与者提供的图片而产生的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等纠纷的法律风险。所有入选作品,主办方有权在举办活

动、展览、出版画册、媒体网络等相关宣传中使用(使用过程中尊重作者的署名权),不再另付稿酬。

六、投稿地址: 以附件形式(如多幅或组照打包)发送至邮箱:jiyangqushexie@126.com 联系人:张超 电话:13791133828 主办单位:中共济阳区委宣传部 济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济阳区摄影家协会 协办单位:齐鲁银行济阳支行 济南纳纳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